



1.10.1965

本期出十版

新加坡哇燕街八號五樓
8-D, Wayang Street, S'pore

電話：75371
79390
TEL：79381

非 貴 品
For Members Only

Letterhead Printed by See Pau Boon Press, Singapore.



(高棋生同志)

星退出大馬后的 政治形勢

九月九日，新加坡社會主義陣綫中委、巴爺黎吧區立法議員高棋生同志，應邀在我會中央主持下的第二次幹事學習講座上，作專題主講，講題是：新加坡退出大馬后的政治形勢。

高同志的這次演講，精彩異常，深受在座聽講的幹事的歡迎。高同志在左翼對行動黨政權的關係問題上所提出的政策觀點，尤其精闢。高同志的這次演講，有助於我會各單位成員對當前局勢的深入了解，有助於我會政策的制訂。

以下是高同志的演詞全文：

各位親愛的朋友：

星加坡退出馬來西亞這件大事的驟然宣佈，可以說轟動一時，而且，在國內國外，都會有重大的影響。關於這件事的起因與意義，社陣黨報、貴會會訊、以及所有左派人士，都曾作過分析，這里我就可以不用談它。

現在，我要談的是：星洲宣告獨立后的政治形勢。這里所要研究的，主要是着重對行動黨政權今后的發展動向作出估計，從它跟聯盟、英國、美國、亞非國家、社會主義國家、以及國內左派的關係，來探討今后星洲局勢的發展，從而把握我們左翼的鬥爭方向。當然，我們現在只是根據一些跡象來推測，不可能担保我們的估計，必定百分之百正確。但，只要切實做到集思廣益，我們總能在搞清事情的來龍去脈之后，又能摸準事情的去脈，從而做好我們應有的部署。

行動黨何去何

從，值得重視

當我們談到星洲宣告獨立后的政治形勢時，我們勢所必然地要着重研究行動黨

政權的發展趨向。因為，今天星洲的宣告獨立，正是行動黨跟聯盟這兩個國內主要反動派的矛盾尖銳化，使到英國為了保存它在這一地區的根本利益而不得不同意作出的新安排。然而，行動黨跟聯盟的矛盾並沒有因此而消除或緩和，反之，還將繼續發展以至進一步激化。今后，他們之間的矛盾演變，對星洲政治局勢將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同時，宣告獨立的星洲，行動黨仍然把持着政權。星洲人民的經濟生活是否會有改善、基本人權能否得到保障、國家的獨立與主權是否得以維護，在在都跟執政黨的立場、政策密切相關。星英之間、星馬之間、星美之間、星洲與亞非國家及社會主義國家之間，乃至行動黨與星洲左翼之間的關係，將有怎樣的發展，都要

看今后行動黨何去何從來決定。

內外交困，行動
黨以「民族主義」
當護身符

相信大家都會同意，星洲的脫離大馬，是行動黨跟聯盟為了爭權奪利，鬧得不可收拾時，在英國同意之下，所作出的一種不得已的安排。這樣的一種安排，基本上是為了反動派的基本共同利益打算。但是，行動黨跟聯盟之間的矛盾，並沒有因為這個新安排而解決。事實上，他們的矛盾還在繼續的發展着，甚至趨於加劇。星洲宣告獨立后，聯盟政府表面上不再是星洲的統治者，但，通過「獨立協定」的簽訂，聯邦跟英國仍然在經濟上、外交上以及軍事上緊緊地約束着星洲，限制它的獨立與自主。星洲沒有得到真

(轉入第六版)

展 望 反 殖 斗 爭 前 景

本文轉載自某外國報章，是一篇以對話形式寫出來的時事論文。文章反映了外國對於星加坡脫離大馬這樁事的進步觀點。文章指出，這是世界人民、亞洲人民反對新殖民主義工具「馬來西亞」的結果，同時，也是星加坡當局和拉赫曼集團（即東姑集團）矛盾鬥爭的結果。值得我們重視的是：文章批判了那種「對於這樁事，往往只看到星加坡與馬來亞之間的分裂，而大理解這是亞洲人民反對「馬來西亞」的結果」的觀點。在本訊第15、16期的專論文章中，我們曾經指出，這樁事，是兩項矛盾（國內反動派之間的矛盾和國內外反大馬陣營與大馬陣營的矛盾）的綜合產物。把本文和會訊上的文章配合閱讀，是有畫龍點睛之妙的。

甲：新加坡於八月九日宣佈退出「馬來西亞」，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這項消息傳出之後，這里就有許多人在談論。人們對這樁事情發生興趣，是什麼原因呢？……，又該從哪個角度來注意這樁事呢？

乙：「馬來西亞」是英國在一九六三年九月夾硬拼湊起來的東西，是新殖民主義政策的產物。美國老（人旁）也乘機插一手，企圖把「馬來西亞」變成帝國主義侵略亞洲的前進基地之一。印尼就受到比較嚴重的威脅，因而喊出「打倒馬來西亞」的口號。亞洲各國革命人民都清楚了解「馬來西亞」的性質，堅決不承認什麼「馬來西亞」。前些時候，美國老（人旁）叫嚷着支持「馬來西亞」來換取英國的支持，支持什麼？當然是支持美帝國主義對南越的侵略；這就是要「馬來西亞」符合美國侵略越南政策的利益，從而使全世界革命人民都進一步了解「馬來西亞」是什麼東西。今天，新加坡宣佈退出「馬來西亞」，也就等於宣佈「馬來西亞」快要垮台；那麼，所有反帝國主義的人們，對於這一樁事，怎得不加以注意呢？

甲：新加坡是所謂「馬來西亞」聯邦的主要成員之一，它一退出，「

馬來西亞」就如同水瓜打狗，吾（口旁）見一截，當然到了快要垮台的時候。那末其他方面有什麼動靜呢？

乙：自從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之後，沙勞越在野黨人民聯合黨和馬華達黨的領袖分別發表意見。人民聯合黨秘書長楊國斯發表聲明說：「新加坡的脫離，已使「馬來西亞」的組織產生基本變化，我們必須重新研究我們的立場。沙勞越應在亞非中立國家監督下舉行一次全民投票。」「馬華達黨更已要求沙勞越「州政府」立即舉行全民投票，以決定沙勞越是否繼續作為「馬來西亞」的一州。

還要指出，馬來民族解放同盟駐印尼辦事處首席代表於八月十日發表談話說，只有撤消英國的新殖民主義的「馬來西亞」計劃和消除所有外國統治，包括撤除外國軍事基地，才是馬來亞、新加坡和北加里曼丹人民的真正的勝利。北加里曼丹革命政府駐印尼首席代表於八月九日晚上發表談話時，號

召馬來亞一切進步的革命的人們，進一步加強反對「馬來西亞」的鬥爭。從這些情況看來，反「馬來西亞」的鬥爭必將進入一個新階段。

甲：那麼，你是不是認為，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是亞洲人民和世界人民反對新殖民主義工具「馬來西亞」的結果？

乙：不錯。完全可以而且應該這樣去理解。自然，這也是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矛盾鬥爭的結果，更正確地說，是新加坡當局和拉赫曼集團鬥爭的結果。

甲：我對「馬來西亞」的內部情況知得太少，就請你就這個方面來講講吧。

乙：一九六三年九月由英國拼湊出來的「馬來西亞」，有兩個主要組成部份：一個是馬來亞，一個是新加坡。馬來亞的拉赫曼集團同新加坡之間，在政治和經濟方面，一直存在着矛盾，引起了不斷的爭吵和尖銳的鬥爭。就政治方面來說，拉赫曼集團獨攬所謂中央政府的大權，企圖操縱一

（轉入第五版）

[illegible]

魏同志的講詞，分爲兩個部分：第一部份是關於左派團結問題，第二部份是關於全民團結。全文大約一萬五千字。爲了配合中央宣教部上月間領導各區成員研究「全民團結問題」，講詞的第二部份，已優先發表。以下是講詞的第一部分。

[illegible]

爲了解決左派團結問題，我們必須先瞭解今天存在着那些妨礙團結的歷史與社會因素！

(轉入第四版)

論左派團結

(接第三版)

派團體與政黨連成一氣、互相呼應，關係搞得很好，整個星洲左派運動就顯得非常蓬勃。再加上，星洲地方小、交通便利、人口集中、民族結構沒有聯邦那麼複雜（華人佔大多數），群眾在組織上、覺悟上都比較先進。在這個工商業發達的大城市中成長起來的工人階級，就成為星洲左派運動的中堅，同時，經過多次鬥爭的鍛鍊，星洲左派領導已經積累了豐富的鬥爭經驗，同時也打下了穩固基礎。

另一方面，聯邦左派在組織上就沒有星洲那樣的緊湊、完善和浩大。這表現在：我們只有左派政黨，沒有農民團體，左派工團幾乎湊不出幾個，左派政黨聯合陣線成員之間，對一些問題的處理，意見不盡一致，甚至，還因缺乏推動領導的幹部（聯邦的政治氣候原也不能允許像林清群等領導者的生根立足），以致在政黨和政黨之間及政黨內部上下層之間，出現一定程度的脫節現象。

正是因為這樣，我們在看待左派運動時，就必須全盤着眼，不能僅由一地的片面情況出發來想來做。在製訂任何關係整個左派運動的策略時，不僅要看到先進的城市，也應當想到聯邦落后的農村。林清群同志被捕之前，大馬那時將要強行成立。他說過：大馬強行成立後，我們想問題和做事情，一定要從全國範圍來打算。

林清群同志說得很對。我們做什麼，一定要從全國人民着眼，我們訂的方針、行的策略、喊的口號，如果

在華人衆、工人多的星洲城市社會行得通，那麼，在華巫各佔一半、工人少而組織不佳、農民多而全無組織的聯邦社會里，就不一定行得通。如果不顧這些社會性質差異所形成的群眾運動發展不平衡的情況，一定要強着人家跟着自己的「堅決革命」路綫跑，那就無助於左派運動的健全發展，反而阻礙或危害到左派的團結。如果有人堅決認為此時此刻採用革命性行動的因素，條件和時機已經出現及成熟，那又當別論。

總之，我們必須了解，在當前聯邦社會內，佔人口一半的是馬來族的農民，他們幾乎完全沒有自己的組織，組織起來的華印族工人還不普遍、受到左派影響的工團還非常少。由於殖民主義與封建主義長久的統治，通過政治、經濟、文化（宗教、教育、語文……）以及軍事上的反動統治手腕的運用，我們人民之間，存在着種種生活方式、思想意識、以至政治立場上的差異與矛盾。這些錯綜複雜的社會與歷史因素，必須經過時間的推移與人為的努力來加以改變，才會逐漸消除，從而才能實現左派的團結以至全民的團結。

(乙) 聯邦左派內部在組織上、思想上以及政治上存在着差異

上面我們簡單地談過，星馬左派步伐不一，是有着一定的社會歷史原因。現在，讓我們來看看聯邦左派內部的情况，從而我們才可能談到有效地加強左派的團結

(1) 左派政黨缺乏工農團體的輔助

我們說過，聯邦左派有一個由勞工黨、人民黨及國民議會黨組成的左派政黨統一陣綫——馬來亞人民社會主義陣綫。但，我們周圍沒有工農團體的支持。因此，我們的聲勢顯得相當薄弱，我們的活動影響也不夠普遍、不夠深入。

即以左派政黨來說，情況也不理想。在一些重大政策問題上，統一陣綫成員政黨間的看法，往往有出入。在個別政黨內，也存在着上下層之間黨員與黨員之間的隔閡（黨員跟群眾之間的距離，留在全民團結問題上去談）。

(2) 社陣是工農聯盟的胚胎

無論如何，社陣是聯邦左派的一個小形的統一戰綫的組織，是代表工農團結同盟的胚胎。它在一九五七年由勞工黨及人民黨組成。不過，它只是一個聯絡的機構，還不是一個統一的政黨。今天，社陣又多了一個成員——國民議會黨。三個成員政黨各派四名代表，組成了社陣的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會是由各黨十二位委員中選派四人組成）。競選時的政綱、人選都由社陣中央統一擬出。但，平時的黨務活動，則各自保存獨立性（眼前情形如此，但我們正在考慮要將社陣中央變成一個有權執行統一行動的機構）。

(轉入第七版)

(接第一版)

星退出大馬后的政治形勢

正的獨立與自主，就處處要受到別人的壓制與牽制。在經濟上，它不能跟中國、印尼擴大或恢復友好互惠的貿易，只能談什麼星馬經濟合作，而在這種合作之下，星洲的貨物並沒有大馬共同市場做為它的出路；在外資上，聯盟公然警告行動黨，如果跟中國與印尼友好，那將威脅聯邦的安全。也就是說，星洲的外交，不能不受聯邦的束縛；在軍事上，獨立協定明文規定：除了英國繼續保有在星基地外，聯邦政府也得以保有它在星洲的軍事設施。同時，英馬防衛條約也用以保障星洲必須為英馬的共同安全而服務。這樣，在印尼繼續對抗大馬情況下，為英馬反動派服務的星洲基地，就不能希望免除印尼的對抗與報復。同時，英美帝國主義者在東南亞的處境也每況愈下。為了掙扎圖存，他們正在陰謀擴大印支戰爭，甚至將矛頭直指中國，不惜打一場東南亞或亞洲的大戰。在這種情況下，星洲勢必成為帝國主義者在這一地區加緊其

軍事活動的後援基地（事實上，星洲基地已有核子武器配備，隨時可以動用）。這樣，星洲就會被捲入一場東南亞或亞洲大戰的漩渦里，面臨遭受毀滅性浩劫的威脅。

顯然，獨立協定內所作的安排，對星洲極其不利。對行動黨來說，獨立並沒有什麼可以值得他們高興。一方面，他們被踢出大馬后，要在大馬政治舞台上搶着演主角的夢想已經幻滅。另一方面，這同跟聯盟鬧僵了，大家傷了和氣，日後就別想聯邦政府跟星洲政府有什麼真正的提携扶持。反之，聯盟已經看透行動黨這一路來所要的投機取巧的技倆，看透他們利用左斗右、右壓左的機會主義手段來養肥自己。特別是，由於行動黨野心勃勃跑進聯邦要拆聯盟的台，鬧得雞犬不寧，更使聯盟恨之入骨。所以，今後聯邦政府絕不會輕易賣李光耀政府的帳，他們反而會找機會為難行動黨，讓行動黨遭遇重重困難的打擊。他們還可能希望，行動黨頂不

住時，會向他們屈膝求饒。因此，聯邦政府在星洲宣告獨立時，就一方面宣佈大馬共市沒星洲的份，一方面警告星洲，說如果跟印尼或中國進行友好貿易，將危及聯邦的安全，聯邦政府將不會坐視。這就表示，他們一開頭就在經濟上來個下馬威，並且，暗示今後還會隨時向星洲實施經濟上的封鎖。

正是因為這樣，一路來以投機取巧起家的行動黨，今後要在政治上利用它對左右力量的均衡權來囤積政治資本，已經辦不到。它雖然還想繼續進行經濟上的改良欺騙，無奈當初失算，先因加入大馬而得罪了印尼，以致斷送了星洲經濟命脈的轉口貿易，繼而跟聯盟鬧僵，大馬共市抓不到，反而招來聯邦經濟上的排斥。這一來，它在經濟上要再進行改良欺騙，也就很難順手。糟的是，過去行動黨為了要製造表面繁榮，拼命大興土木，害得鄉村經濟也受到拖累。本來，斷送了轉口貿易，失業問題已經加重，行動黨原指望大馬共市可以讓它撈回一筆油水，如今星馬一經分離，共市大門也就緊閉。失業問題沒有緩和，反而進一步惡化。原本，星洲的一些鄉村地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供應本地農糧的需求，並吸收部份的城市失業人口。但，這幾年來，一方面由於推行大新加坡計劃造成農業生產的遭受限制，另一方面由於聯邦的加強限制星洲農產品入口，星洲的鄉村經濟，不僅得不到適當的照顧，反而蒙受損害。失業問題不僅沒有緩和，反而是要因鄉村經濟的衰疲而加重。

在民生經濟困難重重的今天，行動黨並沒有勇氣擺脫獨立協定套在星洲身上的束縛。雖然星洲廣大人民（行動黨中下層及其同情者）都熱切希望，在平等互惠基礎上跟印尼、中國以至所有友好國家搞好貿易與外交關係，行動黨上層仍然不敢冒犯聯邦與英國。現在，

(轉入第十版)

(接第五版)

印尼、中國的一連串的訪問，同這三國政府討論採取必要的行動，使將要舉行的第二次亞非會議取得成功，挫敗帝國主義及其同謀者破壞亞非人民反帝國結的陰謀和挑釁。所有這一切，都是好消息，都是好事情！阿爾及利亞新政府這種主動精神，也實在令人滿意，令人欣慰！第二次亞非會議一定會開得好。這次會議的中心，無疑是大力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愛國運動，是加強亞非國家反對帝國主義和新老殖民主義的聯合鬥爭。今天，世界革命人民在反帝反殖鬥爭的各個環節上——反對新殖

民主義工具「馬來西亞」——取得了新的勝利，也就是為第二次亞非會議多準備一支短笛，必將加強着那個會議上的反帝反殖的合奏。必須指出，對亞非新興獨立國家來說，新殖民主義是一個非常危險的東西，如果不加以警惕，就會上它的當，走進它的圈套之後，要擺脫就比較困難。反對「馬來西亞」的鬥爭是反對新殖民主義鬥爭的一環，這一環雖然只取得了初步勝利，却也足以加速整個鬥爭前進的腳步。可以斷言，即將舉行的第二次亞非會議，必將把反帝反殖的旗幟舉得更高。

論左派團結

(接第四版)

(丙) 工農聯盟面 對着嚴重的挑戰

由於人民黨基本上是馬來同胞組成，勞工黨則以華印族居多（尤其是華人），這之間，在生活作風、宗教、語言和思想感情、行動步驟上，就不免出現一定的距離。並且，由於形勢使然，人民黨具有相當濃烈的民族主義氣息。因而，在一些關係民族團結（全民團結）的問題上（例如教育、語文……），人民黨與勞工黨之間在意見上的距離，也就或多或少妨礙了這個左派統一陣綫內部的團結。

本來，人民黨的成立與存在意義，是要在農村中擴大我們左派的影响。把廣大的馬來農民組織起來，跟工人階級及其他勞動人民一起，建立一個工農大聯盟，再聯合其他願意反帝反殖的階級與愛國人士組成一個統一陣綫。但，當前的事實是：人民黨在馬來甘榜內還不能真正建立普遍深入的影響力。反之，人民黨的力量與活動還很單薄。也就是說，他們的主張，還不能得到廣大馬來農民的熱烈擁護。這說明了：馬來農民在政治覺悟上，還有着一段很大的距離，他們今天，一方面，還受到殖民主義與封建主義所灌輸的意識的影響；另一方面，隨着政治局面的變化，隨着馬來亞的「獨立」，他們的民族主義意識大大加強起來。因而，他們對自己的經濟地位、對自己的語文地位……都有着一種近乎狂熱的情緒。人民黨成員既然來

自馬來人社會，也就自然在這方面具有相當濃厚的馬來民族主義的氣息。

事實上，今天左派政黨之間（勞工黨與人民黨之間），特別是在語文問題上所抱的見解，不可否認的，是有着相當的差異。正是這樣，在提出共同政綱以面對選舉或其他挑戰的場合，這種內部歧異就顯得觸目，很值得我們關懷。

今天，聯邦之內，爭取華印語文為官方語文，似乎已經隨着大馬的成立而變得令人注目，有一股力量，更以這點來作號召。對於我們左派政黨來說，這個語文問題，是一個相當棘手的問題。處理得不慎重，就會損害我們全民的團結，就會損害我們的工農團結，因而，也就會破壞了我們左派政黨之間辛苦建立的團結。

在這里，我們只能說：作為社會主義者，我們主張一切民族真正親愛團結，真正做到各方面的平等。這就是要消除各民族間在社會各方面地位上的差異。但是，必須指出，目前這些民族間的差異，是殖民統治、封建統治長時期所造成的，並且，今天還在不斷地被反動派所利用、所加強。因而，我們在這樣的局面下，在我們還沒有一個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民主政府出現之前，這個問題是無可能解決的。在我們看來，語文是社會上層建築的一個組成部份。有那一種經濟結構、經濟基礎，就會有那一種上層建築。如果要真正徹底解決語文問題，就必須把舊的經濟基礎連根拔掉。這就是說，必須在舊社會、舊政權被推翻之后，社會的上層建築，才能面

目一新、才能真正使各民族的文化（語文、教育都包括在內）在平等基礎上欣欣向榮。

在目前，為了民族團結，為了左派團結，我們必須向各民族同胞進行耐心的說服，把他們對語文的看法提升到政治水平上來，要使大家看清這個問題可能被反動派利用來損害人民的利益，要讓他們知道，目前的重要任務在於打倒反動派，建立一個代表各民族各階層利益的民主、進步的不受殖民主義勢力所干與的政權。既然反動政權仍然沒有打倒，既然他們還能向我們實行反動統治，就不能期望在今天實現能同時符合各民族利益與願望的文化政策（以及經濟、政治上的民主施政），有了英文至上的地位，便不可能有民族語文應有的地位。因而，我們的廣大工農，不應當浪費氣力甚至犧牲我們的鮮血去拼個你死我活。

同時，我們左派，必須加強努力，使我們的社會主義影響能擴大開去，要它深入各個角落、深入各民族各階層中去。在這里，我們尤其必須重視今天妨礙我們打進農村的主客觀原因，認清幫助落后成員，在政治上提高政治覺悟的重大意義。隨着廣大的馬來群眾提高了他們的階級覺悟，工農團結就會逐漸形成，並趨於鞏固。這方面，隨着資本主義的侵入農村，隨着馬來同胞的流入城市，隨着馬來工人階級與馬來無業階層的出現，馬來民族的政治覺悟必將一天天的提高。我們對此應當加以關注。

(轉入第八版)

論左派團結

(接第七版)

社陣成員政黨 面對的情況

我在這裡想進一步談談人民黨與勞工黨的個別情況

(甲) 人民黨：人民黨主要是一個以馬來人為骨幹的民族主義政黨。在領導層里的同志，例如波斯達曼、達裕丁等同志，則信仰着「無產者主義」，因而，也有着社會主義的理想。不過，基本上，可以說人民黨是個民族主義氣息很濃的政黨。

但，既使如此，人民黨仍然未能在廣大的甘榜里活躍。許多參加人民黨的馬來同志，回到他們的甘榜去，常有遭受嘲弄的情形。一些較有活動的人民黨支部，大抵是設在城市，他們的黨員成份，以華族工人或店員及小資產階級為多。真正在甘榜里吸引着馬來農民的人民黨支部，到目前還很少。

人民黨力量與活動薄弱的原因在那裡呢？這里我簡要地依我的觀察作個分析。

客觀的因素是：封建影響力在落后的農村中仍然有很大的支配力；反動派製造的白色恐怖使馬來農民對左派存有一定的畏懼。當然，封建勢力的牢固盤據於農村，又跟殖民主義的統治分不開。殖民主義者正是利用封建勢力來幫他們阻礙廣大農民的覺悟。

在馬來甘榜內，封建勢力可由彭古魯及同教教長為代表。他們在甘榜里，在教堂中，簡直掌握着至高無上的權威。誰如果出了軌，誰就成了異端，誰就會被這些封建力量的代表憑藉其權威加

以孤立。他們遭受到人們的白眼。因此，主張民族平等、主張社會主義的巫族左派，就可能被污蔑或是出賣種族、背叛宗教的「敗類」。

另一方面，主觀上，人民黨的領導者差不多全部被逮捕，以致后繼無人，呈現癱瘓狀態。

另外，在這種生活不安定的情況下，反動派還對我們的馬來負責人進行威迫利誘，正是因為反動派的政治壓力以及經濟上的壓力，使我們人民黨的領導幹部，很難真正埋頭進行組織工作。

馬來領導幹部的思想與工作水平之所以較為落后，一方面，固然是由於階級覺悟所限（農村社會加上宗教影響形成偏狹、排他、散漫等特點）；另一方面，也跟他們的文化教育受到殖民統治壓抑，未能健全發展有關。他們多數人至多只能讀幾年巫文。要再上學，只有進英校。文化水平的低落又對他們吸收國外、進步的文化與思潮，起了局限作用，目前在馬來亞根本就沒有馬來文的進步書本。

由上面所說的情況，我們就不難明白，我們今天要想搞好全民團結，就必須首先搞好左派團結，然後才能談得上全民團結，因而，幫助巫族進步份子加強他們的組織，就顯得意義很重大。我們必須真正有耐心、有誠意地善待我們的馬來幹部，要通過他們的覺悟，去帶動廣大的馬來農民，這樣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乙) 勞工黨：勞工黨原是一些受英文教育的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組織的。在1956年之前，黨內時常鬧宗派、爭地位，以至有南北

派之爭。組織上、思想上都显得很散漫。1956年后，有大批勞動兒女加入，就逐漸有了生氣。但，由於聯邦反動派一路來進行着殘酷的血腥鎮壓，白色恐怖很濃重，因而，上層領導往往只能是一些受英文教育的同志担任。這樣，勞工黨下層主要是勞動的階層（工人、菜民、店員）構成。可以說，他們是滿腔熱情、不滿現狀的年青的一群，上層則是一些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上層份子受的主要是英文教育，下層黨員絕大多數受華文教育。由於出身、教養的不同，在思想感情上、在觀點上、行動上，當然就有一定的距離。

除了上下層之間的距離外，在上下層之間、中下層之間，以至下層之間，也或多或少存在着種種個人主義所造成的妨碍團結的現象。諸如，分本位、搞小集團、鬧宗派、擺資格、以至左傾冒進與右傾保守等等毛病，黨內的這種散漫不團結現象，我這里不打算詳細說明，同志們可參考近日出版的黨慶特刊，詳讀里面的黨史，所有這些，反映了勞工黨的成員，並非有高度紀律觀念的產業工人，而是來自各行各業的半熟練工人與小資產階級。

因此，黨員之間以及黨員與領導層之間，存在的一些差異、矛盾，就有須通過思想教育和黨內的民主集中制來加以糾正、解決。對於種種內部差異與矛盾，只能藉自我批評與相互檢討，來實現成員內部的團結。

(轉入第九版)

論左派團結

(接第八版)

左派內部存在的差異不能粗暴處理

事實上，不僅要實現聯邦左派內部團結需要掌握上述原則與方法，在消除星馬左派之間步驟上的不一致，也同樣必須這樣來處理，才能使左派力量互相呼應、互相支援。

不幸的是，有些人並不是細緻地研究問題，而是粗暴地教條地處理我們左派運動的路線與策略問題。由於這樣，星洲左派之間固然產生了相當嚴重的分歧，即在星馬左派之間的關係上，也出現了某些不健康的現象。

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我們不以左派團結為重，一意孤行，甚至不惜將內部分歧公開暴露於敵人面前，那就必然會損害左派的團結，以致「親者痛，仇者快」。

星洲左派之間的分歧，始於國民動員問題上的立場與策略上的爭執。後來，還因此鬧得組織上發生分裂。好在，現在又再度攜手。不過，目前的內部歧異仍然存在。因為，在星洲政治前途問題上，又展開了新的論爭。有人在自己的機關報上，公開指責兄弟團體，責備他們的主張是「為帝國主義服務」。

對於星洲左派內部意見上的歧異，我們聯邦的兄弟組織，只能衷誠希望，大家平心靜氣來個客觀的檢討，希望「團結一致，共同對敵」的局面能早日實現。

我們感到十分遺憾的是，星馬左派之間的關係，也由於某些人的粗暴干預而弄得不大自然。

有人跑到聯邦，公然在我們勞工黨成員面前進行挑撥，與教唆他們向我們領導層大拋高帽，什麼「這個偽左派」、「那個比修正主義還糟」、「這個妥協派」、「那個動搖份子」以及說什麼「把他們剷除掉」……。

我們在這里不想像他們那樣粗暴地處理問題。我們覺得，今天大敵當前，我們沒有任何理由互相打擊，只有一切理由團結。因此，對於一些人罵我們「勞工黨領導人是帝國主義的幫兇」，我們只有覺得非常遺憾。也許，我們犯過「錯誤」，也許，我們曾經「誤導」我們的黨員。但是，我們在黨內是實行充分的民主集中制的。我們從來不是發號施令，揮舞指揮棒要人家服從。我們的總部領導層，對黨內來說，是個司令台；對黨外群眾來說，是個加工廠（由群眾中吸收意見，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然後送回群眾中去）。我們的黨章規定，什麼時候領導層不好，就請他讓賢。我們感到欣慰的是：我們勞工黨內，從總部以至分部開會，總是採取充分的協商，來達到一致的決定。在我們這里，沒有什麼以八票壓倒六票來宣告一方勝利的情形。總部的決定，也是交到分部以至支部去，經過廣泛討論，再由支部集中到分部以至總部的。我們在進行工作時，總是遵循這樣的方針口號，即：加強團結，鞏固組織，提高認識、擴大影響。我們相信，我們勞工黨這樣來處理內部關係，是值得一提的。

儘管我們的意見、做法不一定會被人贊同，但，我們之間的距離，總是可以縮

短的，歧見總是可以逐步消除的。如果有人閉眼不看客觀形勢，或對每一項具體事件不作具體的分析，單憑一己的主觀願望，硬要叫人跟他們走，那就沒有好說了。在這方面，對我們進行左派運動所依據的客觀環境與主觀條件的瞭解，是很重要的。因為，正是基於我們對主客觀條件的估計，才製訂出我們的方針、策略與口號。

如何實現左派內部的團結

關於如何實現左派團結，上面我已簡要地反映了一些形成內部差異的情況，指出其中的一些歷史的、社會的因素。對這方面的認識，將有利於我們進行我們的團結工作。

在進行搞好左派團結的時候，有一些準則是我們應當遵循的：

首先，必須從團結的願望出發。一切是非曲直的評斷，都是為了加強團結，而不是為了打擊與排擠對方，不是為了鬧意見或爭地盤；

第二、一切的批評與檢討，必須旨在加強左派組織內部的正確領導；

第三、一切的批評與檢討，必須以有利於各民族各階級和各階層的全民團結，以有利於人民反帝反殖進步事業的發展為依據；

第四、一切的批評與檢討，必須充分發揚民主集中的精神。這即是：左派團體不分大小，都是平等的，絕不能以老大的自居，盛氣凌人。經過民主的批評與檢討後，是非曲直，大體上是能評定的。好的要發揚，對的要肯定，壞的要揚棄，錯的要糾正。這樣，共同點、優點就會不斷加強與擴大，歧異點、弱點就會不斷縮小以至消失。

我相信，只要切實依照這樣的願望與原則去做，左派的團結就會指日可期了。

(講詞的第二部分刊登於上期會訊)

(接第六版)

星退出大馬后的政治形勢

行動黨已經沒有前些時候那樣的聲勢凌人，反之，他們這時生怕聯盟進一步進行各方面的封鎖，他們只能低聲細氣地請求聯邦「諒解」星洲政府的「苦衷」。然而，單憑「懇求」「諒解」是無濟於事的，在「獨立協定」束縛下，星洲人民的生活還是得不到改善。為了轉移人民的不滿，為了掩飾自己沒有獨立自主的魄力，為了應付星洲左翼起來堅決領導群眾開展各式各樣普及全民的鬥爭，行動黨只好又再搬出什麼「印尼跟馬共勾結」、「陰謀武裝推翻星洲政府」、「準備暗殺星洲部長」……的騙人把戲。

儘管行動黨可以製造一些藉口，捏造一些鬼話來塞責，將罪名推在星洲左翼與印尼身上，但，很快的，謊言就會被現實本身所揭穿。經濟上的困難、政治上的獨裁、軍事基地所惹來的戰爭威脅……都是血淋淋的現實。如果行動黨政權不敢爭取實現星洲的真正獨立自主，不跟亞非及社會主義國家搞好關係，不同情與支持反帝反殖的鬥爭，就必然要自我暴露、自我孤立，以致成為英美及聯邦的可憐奴仆。

於是，為了避免自我暴露，為了博取同情，行動黨政權在製造所謂「馬共陰謀」之后，又再耍出一套「揭露美國特務」的花招。

在所謂揭露美國特務企圖收買李光耀本人的記者會上，李光耀大擺反美姿態，大談什麼民族氣節。一面宣佈永遠不許美國染指星洲基地，另一方面揚言，可以給廿四小時通知，要英國人撤退。李光耀這一怪招，可說震動整個國際，這是行動黨譁眾取寵的又一新「傑作」。

在我們看來，行動黨的「反美」，一方面，反映了英美在東南亞利益上的矛盾

。行動黨上層原本是英國人的寵兒，他們依然死心塌地效忠英帝是必然的。要美國人滾開，就是表示要英國人留下來。另一方面，行動黨所謂「隨時可給廿四小時通知要英國人撤退」，則又是行動黨機會主義者本質的表現，是他們繼續玩弄投機取巧手段，拋走「民族主義」姿態，用以表面迎合亞非潮流的花招。他們當然不會現在或不久的將來請英國人離開。因為：沒有了星洲基地，英國人在星馬婆地區的龐大投資就會因印尼的對抗與美國的滲透而不保。同時，李光耀政權一旦失去英國在軍事上的保護，就難保不會在洶湧澎湃的反殖運動沖擊下垮台。所以，這項對英美的警告，只是擺好姿，為的是，要使亞非各國對行動黨政權依附帝國主義的印象有所改變，減輕來自國際方面的壓力，也為了使國內的民族主義份子被他們這一花招吸引過去，從而削弱左派的政治影響。

事實上，行動黨目前所作的努力，正是照顧英國利益，更是為自己打算。他們正在竭力把自己扮演成納塞式的「民族主義者」的角色，不過，納塞的名字畢竟已經響遍阿拉伯世界，在他背後有一股強大的民族主義力量做后盾。因而，納塞可以對外標榜反帝反殖，對內則大抓左派份子。李光耀則以親英聞名。在大馬成立前，行動黨政權被星洲左翼沖擊得搖搖欲墜，趕忙勾結英馬反動派搞出大馬來鎮壓左派。為了趕快洗掉身上的血腥臭味，更為了爭權奪利，行動黨在大馬之內組織了國總，高喊「大馬人的大馬」這一譁眾取寵的口號，用以打擊聯盟，為自己撈取政治資本，爭取星馬民族資產階級的支持。現在，星馬關係而

分離，行動黨為着掙扎圖存，為着繼續跟聯盟對抗，他們更須打出「民族主義」做為自己的護身符。所以，眼前行動黨雖然還缺乏這股民族主義力量做他們的政治資本，今后必然會朝這方面大下一番表面造作的苦功。

行動黨的偽裝為「民族主義者」，根本上符合了英帝的利益。藉着這面盾，他們可以（一）防止美國勢力的染指星洲，並跟越來越親美的聯盟抗衡；（二）限制左派影響的擴大，鎮壓左派的運動；（三）騙取亞非國家的同情，緩和國際壓力。所有這些，根本上不會危害，而是有利于英國的延長其統治壽命。

因此，萬一行動黨跟英國重新談判星洲防務結果，弄出新安排，例如在條文上規定，在某些時刻以后，在一定條件下，由李光耀政權「管理星洲基地」，我們也不必大感意外。因為，只要行動黨根本上忠於英帝，平時防務費用可以替英國省却沉重負擔，使英國不致於因軍費浩大害得經濟危機周轉不來，而又能得到行動黨政權切實保證在共同安全上密切合作，英國何不順手推舟，樂得讓李光耀出出風頭，扮演成一個「有能力」、「有才識」的「民族主義領袖」呢？

可見，行動黨眼前的打算是：在外交上，要混進亞非隊伍；在內政上，要左右開弓。李光耀不久前在電視記者會上，就星洲前途何去何從一事作過這樣的回答：「第一、要穩定星洲的政權，爭取亞非國家的支持……這樣，我們就不怕聯盟了」。

本文未完。因版位關係，演詞的精彩部份：「把握矛盾、團結全民，開展左派的鬥爭」下期發表。

—— 編 者 ——